

本书为河北师范大学校内课题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S2011Y14

大江健三郎

文学作品艺术特色研究

DAJIANGJIANLANG WENXUE ZUOPIN YISHU TESE YANJIU

©杨月枝 著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杨月枝 1966年2月出生于河北。

1987年7月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2003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取得硕士学位。1993年4月至1994年3月曾赴日本长野县研修1年，1998年4月至1999年3月作为国际交流员在日本鸟取县厅国际课工作1年。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与文化。

- 责任编辑：翟春平
- 美术编辑：阮 成
- 封面设计：点 点

ISBN 978-7-5375-5966-9



定价：18.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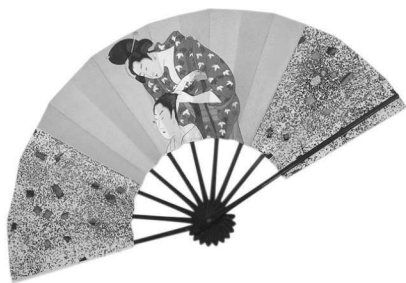


本书为河北师范大学校内课题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S2011Y14

大江健三郎

文学作品艺术特色研究

◎杨月枝 著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艺术特色研究 / 杨月枝著. --
石家庄 :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75-5966-9

I. ①大… II. ①杨… III. ①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
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9637 号

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艺术特色研究

杨月枝 著

出版发行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 050061)
印 刷	石家庄文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80 元

前 言

大江健三郎 1935 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自 1958 年登上日本文坛至 2009 年，先后发表了 76 部小说（包括单行本在内），40 多篇评论和随笔，32 卷个人作品集，16 部选集，18 部合著著作和 3 部共编著作等。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现代派作家”的代表，一生获奖无数，是日本文坛的常青树。1994 年，他以两部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个人的体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成为世界知名作家，也让他的文学走向了世界。

大江健三郎从发表成名作《死者的奢华》到 1994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近 40 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勤奋地学习、模仿、探索、创新、超越，从而形成了富有个性、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即有自己特色的存在主义文学，在日本被称为大江健三郎文学。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想象力的表现，以及传承日本式的想象力和传统的象征性表现，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是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一个特征。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创作源泉与主题是他的长子大江光。1963 年夏天，患有脑功能障碍的儿子的诞生对大江健三郎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或“危机”，这使他“茫然，不知所措，陷于苦苦思索之中。甚至怀疑自己还能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痛下决心“与光共生”。于是，创作了以残疾儿为主题的小说《个人的体验》，并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先后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欧

美广为流传，成为大江健三郎在海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此后，残疾人问题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在其主要作品中无不出现长子大江光的身影。

大江健三郎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因此，“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他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在偏远的乡村，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而与之对抗的最重要手段便是作家的想象力。只有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的边缘人模型，才有可能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进而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大江健三郎从个人的体验、探索、思考出发，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的对峙图示，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

大江健三郎文学中也经常有“性”的描写，但这里的“性”不同于那些自甘堕落的色情文学，他“是把性行为作为一种展示人类弱点和缺陷的手段来对社会和人生哲理进行思考的”，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存在主义作家诺曼·梅勒的“20世纪后期的小说主题只有性”的影响下，大江健三郎为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而进行一项重大的冒险，发表了《我们的时代》《性的人》《日常生活的冒险》等反牧歌的系列作品，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作品描写“垮掉的一代”的青年人“在闭塞的现实中”既不能摆脱外来的压力，又无法逃避对现实的不满，迷惘、绝望、消极的反抗，在沉沦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以反社会、反道德的性行为宣泄对现实、对社会的反抗。由此，深刻地暴露出“日本的青年普遍存在的停滞(现象)”及“青春的荒废”。

大江健三郎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却对战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反对战争，倡导和平，始终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反思日本文化。这也代表了一部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还有许多追随右翼

的日本人还没有从极度膨胀的战争旧梦中醒来，不能正视历史。通过对大江健三郎的研究，使我们可以了解这位独特的日本作家的思想，了解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对民众的启蒙，以及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本书首先对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进行了综合论述，包括其特征、特质、基本倾向、语言形象观等。针对大江健三郎对存在主义的接受与超越、残疾儿主题的形成、边缘化姿态、文学作品中“性”的问题以及他的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等又分别进行了详细分析与研究。本书是河北师范大学资助课题“大江健三郎小说艺术特色研究”（项目编号：S2011Y14）的研究成果。

由于本人对日本文学涉足不深，研究还不充分，本书难免有不足与疏漏之处，还望广大读者和同行批评赐教。

杨月枝
2013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1)
一、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	(1)
二、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	(14)
三、大江健三郎小说基本倾向	(26)
四、大江健三郎及其作品的文学特色	(35)
五、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43)
六、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情结	(53)
七、大江健三郎小说文学特质探究	(58)
八、大江健三郎的语言观与形象观	(67)
第二章 大江健三郎与日本存在主义文学	(77)
一、存在主义文学在日本的出现	(77)
二、大江健三郎存在主义文学的产生	(87)
三、大江健三郎存在主义文学的日本化	(97)
四、大江健三郎对存在主义的超越	(101)
五、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说话方式	(106)
六、“接受”与“超越”的启示	(119)
第三章 残疾儿主题的形成与外延	(126)
一、残疾儿主题出现之前的早期文学	(128)
二、残疾儿主题的出现	(131)

三、残疾儿主题外延的扩展	(138)
四、从拯救人类的身体残疾到拯救灵魂的残疾.....	(142)
第四章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边缘化姿态	(147)
一、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边缘人生存境遇及状态 表现	(147)
二、边缘化姿态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156)
三、边缘化与想象力	(157)
第五章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与性	(170)
一、在“性”的世界中探寻	(170)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性”	(173)
三、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性”与“政治”的关系	(183)
四、关于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性的人》	(190)
第六章 大江健三郎的早期文学作品	(200)
一、大江健三郎的初期文学作品	(200)
二、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的“徒劳”、“墙壁”意识 ...	(204)
三、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作品中的战后再启蒙 意识	(209)
第七章 大江健三郎的后期文学作品	(219)
一、大江健三郎的后期文学作品新动向	(219)
二、大江健三郎的后期文学作品的文化救赎 思想	(227)
三、《别了,我的书!》中的民族反省	(241)

第一章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一、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

(一)《奇妙的工作》《我们的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特定的时代都有代表性的作家。大江健三郎荣膺 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强势的文化传播语境中一夜之间成为一代人眼中的英雄人物，为日本文坛赢得国际地位。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词称：大江“通晓西方现代派传统，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笔，勾勒出当代的人生况味。”日本的许多作家不是在外国留学就是在国内读外国文学，不读外文系也接触外国文学，程度不同地饱经西方文化的沐浴。大江健三郎也是一样，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系，前期对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文体有着独特理解和细致体会，后期在此基础上遵循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倡导的“20 世纪后半叶留给文学冒险家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也只有性这一领域”的说法从事创作，并对结构主义进行尝试。作者这种多手法的兼收并蓄，不断开拓了新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从而拓宽了作品的丰富内涵，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大江健三郎是文学才华早露的作家，他一起步就是在非常高的水平上，也非常幸运。1957 年还在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系学习期间，他便以《奇妙的工作》初步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他这篇小说给文艺评论家平野谦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当代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他的短片小说《死者的奢华》（1957）赢得了“学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美誉，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甚至推崇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无疑是对大江健三郎的鼓励和认可。

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如同契诃夫在《普尔热瓦爾斯基》里所描绘的 19 世纪欧洲社会：充斥着懒惰，生活郁闷并且缺乏信心，到处尔虞我诈，对生活厌倦，对死亡恐惧，鲜有生活目标。在日本文学的人物画廊里，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底层小人物身上，无不串起作家对人类社会生存状态与命运、对人类生活的人道主义关怀。大江健三郎专以处理现代人荒谬的生存环境见长，不停地逼视现代人心灵深处的寂寞与创伤。他的初期代表作之一《奇妙的工作》，男女主人公为三名男女大学生。他们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打工，干着屠宰做实验用的一百五十条狗这种“奇妙的工作”。他们觉得自己同这些坐以待毙的狗没有什么不同，认为给狗喂食和宰狗都是“卑鄙”的。由于介绍人克扣工资，宰狗工作半途而废。他们领不到工资，连治疗被狗咬伤的腿的医药费都无法报销，带有消极、无奈甚至宿命的意味。

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这篇小说弥漫着世界和现实人生的荒诞性。小说中出现的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世界，生活在期间的是些忧虑的、彷徨无主的小人物，他们那力图挣脱底层生活境遇的躁动与不安充斥着盲目与被动，却也是人类出于理性总想严肃地选择有意义生活的一种反映。人在既定的境遇中自由选择，然而这种选择时时都在给人带来焦虑与悖论——这个贯穿了萨特的思考与创作生涯的主题，在《奇妙的工作》中被一定程度上展示出来。在反映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的《我们的时代》(1959)中，主人公法语系大学生南靖男，由同他鬼混的妓女供应学费。他虽考取公费留法，只因对法国驻日使馆官员支持反法的阿尔及利亚游击队，便断送了留学法国的锦绣前程，遂萌短见，认为：“我们知道自杀才是唯一的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自杀。但我们不能鼓起勇气纵身一跳。于是，我们只好活下去，去爱，去恨，去性交，去参加政治活动；去同性恋，去杀戮，去获取荣誉。然而，一旦觉醒，会发现自杀的机会就在眼前，等待你下决心。不过，人们一般都没有这种勇气，所

以我们活在无处不在的自杀的眼皮下。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该小说隐晦郁闷而又充斥荒诞气氛，传统的历史判断、伦理判断、逻辑判断，在叙事活动中统统遭到质疑，表现了人在社会生活中容易怀疑自己和世界的心理。人物和故事都被偶然的宿命安排，一切都显得无条理，又似乎是那么回事，而非常规的秩序状态使得事物的感觉格外凝重。人物善与恶的人格对立和嬗变是随着生活发展而变化的，虽看上去似幻非幻，虚无缥缈，却是实实在在的。大江笔下的世界是那样的荒谬，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折射出当代人企图寻找出路的焦躁不安。在迷惘中备受煎熬的辛酸，是小说人物某种精神状态的夸张性取向。作者所要着力表现的是带有萨特第一原理的主观性：存在是孤寂、苦闷、焦虑，甚至面临绝境和死亡状态下的心理本能活动。

（二）《饲养》《人羊》《出其不意变成哑巴》

战后是日本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主义时代。大江健三郎对存在主义倡导的新人道主义仍然一往情深，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早期的《饲养》（1958）、《人羊》（1958）、《出其不意变成哑巴》（1958）等短篇小说，便是这种理论追求的生动诠释。他是一位关注现实、关注民族命运，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意识的作家，这在他的每一篇风格独特的作品里都能体现出来。他同萨特的“介入文学”（萨特主张作家要投身到改装社会的活动中，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文学作品要干预社会）主张相呼应，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保持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他在获得芥川奖时表述道：“我对文学参与政治是坚信不疑的，也正因为这种想法才选择了文学，并对这一选择充满责任感”。他身体力行，五十年来的创作和社会活动也充分印证了他的话。在战后作家中，就心怀民族忧患、对肮脏与卑劣施以投枪、匕首而言，他是有数的几个人之一；在对人性的扭曲与变异

以及国民性的反思而言，大约也是寥寥数人中的一员。他的作品侧重对主题意义的阐释，把对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置于作品的主要位置。对战争的切身体验，使关注社会、向往自由、捍卫正义、谴责战争诸方面左右着他的思维定势和行为理念。在世事的混沌中，他追求独立思考，心中保存着一方净土。他的艺术理念与新的环境发生冲突，因此，于1985年辞去他长期担任的芥川文学奖评审委员，引起日本文坛震惊。许多人认为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对文艺春秋社《诸君》杂志的编辑方针的抗议。该杂志一贯右倾，其编辑方针与大江健三郎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后该刊主编调任《文艺春秋》主编，理所当然负责芥川奖的评奖，大江故有此举。2005年7月，大江健三郎联合他人带领近万名各界民众集会，重申保卫日本和平宪法的决心，用行动再次证实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一个凝聚了坚定理想信念的作家，无法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和记录者，他的情感，他的判断，总是不自觉地潜藏在精灵式的文字之间。《饲养》看似一个普通人的“复仇”故事，却蕴涵着极大的对当代的反思，是大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摸准时代脉搏跳动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是稚气尚未脱尽、被村长称为“青蛙”的农村少年，“二战”中在为美国跳伞逃生的飞行员送饭过程中，脸上警惕疑虑的神色逐渐没了踪影。当发现俘虏一只脚的脚踝被脚镣磨破化脓，未经请示便自作主张打开了俘虏的脚镣，俘虏并未借机逃跑。村长失足坠崖，“青蛙”唯恐俘虏被押走，然而希望村长坠崖殒命。县政府下令将美国俘虏押解离村时，这俘虏竟然“恩将仇报”，一把搂过“青蛙”挟持为人质。危难之中，少年父亲急中生智，用铁砧把俘虏砸死。少年险遭暗算和精神上受到猛烈冲击，大病一场，满溢着怨尤激愤的情绪。《出其不意变成哑巴》以日本平民百姓齐心戮力击毙驻日美军的日本翻译事件的演绎，充满着文化的张力与民族的凝聚力，以及为战胜邪恶势力而斗争的狂飙激情，显露出在特殊条件下得以完好保存的尘埃下的英雄本色，让烙在人们灵魂里的文化符号

发扬光大，折射出难以超越的局限中超越意识。

《人羊》是渗透着存在主义哲理的作品。驻日美军在公共汽车上肆无忌惮地同几名日本妓女狎昵，并对车上日本乘客撒泼。这些乘客犹如任人宰割的驯服绵羊，被捉弄得狼狈不堪，美军随后扬长而去。中篇小说《先看后跳》(1958)主旨相同。美国记者在朝鲜战场上横行霸道，把一名为侵朝美军效力的日本雇佣军淹死在壕沟，而在场的日本同胞都噤若寒蝉，尽管愤怒，但谁都不敢为之抗争。这种麻木与冷漠似乎是残酷战争的孑遗民族精神的衰弱。作家描绘这样的情景，表现出其对卑怯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心理和当时社会的心灵落差的蹉叹，难以言述的无奈和忍无可忍的屈辱之感跃然纸上。这其中蕴涵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大江健三郎是用“含泪的鞭挞”从灵魂的深处痛斥他们的怯懦。

再纷繁复杂的小说也可寻出一条潜在的脉络，去捕捉作者的精神旅途。大江健三郎写了民族性的两面，一种是奴性，另外一种就是坚忍不拔的韧性。上述几篇小说将文学创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站在民族命运的高度去审视个人的命运，把个人的命运融入民族命运之中，通过隐性结构表现了文明对野蛮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但野蛮对文明的抵制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文明人的罪恶往往比野蛮和愚昧更无人性。《人羊》和《先看后跳》，使人感到一种受辱民族的心灵恸哭、颤抖，如歌如泣地抒发着作者满腔的民族情结，在记忆与现实的时光交错中，启示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以冷峻严厉、砭骨入髓的痛感语言去深层次地思考与追问，何处是民族精神的家园和灵魂栖息地。读者可以从这类小说接触到大时代所浮现出的片段只影，听到身心都充满了民族气息的一位日本作家在忧患中的沉重呼声。

(三)《拔苗掐仔》

孩童稚嫩的心最容易受到污染。日本投降时，大江健三郎还

只是个十岁的小学生，尽管未曾亲历军队生活，没有多大的命运坎坷，但对父辈的挫折与周围发生的许多悲剧也感同身受。从满布战争硝烟的童年到法西斯政权的少年时代，历史留给他梦魇一般的回忆，并深深植入他幼小的心灵。他重新审视日本社会历史的道路，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日本军国主义提出批判和挑战，诱发了他构思此类题材小说的初衷、脉络及走向。作者把切身感受和深切关怀融入短篇小说《拔苗掐仔》(1958)、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1962)、《亲自为我擦干眼泪》(1971)中，让我们倾听到了历史在个人心灵上投下的颤音。以上小说中没有苍白的说教，而是在质朴无华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个人极为敏锐的感觉与经验。他努力地去捕捉生命的细节，以恐惧与困惑的反差，诉说一段尘封的历史和内心痛楚的真情实感。这些怀旧的细节融进了作者童年经验的回归，这样的文字从心里流淌出来，没有切肤之痛是看不懂的。大江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对萨特“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种固定的失败情绪”(《萨特关于哲学的最后谈话》)一说做了形象的阐释。

《拔苗掐仔》中，政治的阴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幼童头上，所呈现的是别样时代里的别样童年。小说讲的是，二战末期疏散到穷乡僻壤的一批少年奉命撤离时，当地村长唯恐他杀死逃兵的违法行为被张扬出去，面临牢狱之灾，恐吓孩童要严守秘密。孩童悉皆表示俯首听命，只有一个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心直口快的孩子一样的“南”胆敢捋老虎胡须，直指村长藏在谎言背后动机的可疑。村长把这个有着同龄人罕见的勇气，特立独行而又难缠的一棵“嫩绿的小苗”看成是心腹大患，一心想把他连根拔掉。无知者无畏，对成人世界茫然无知、天真的这块难啃的骨头，虽然不见有立即随声附和者，然而使他的声音愈加清晰。他可能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小说中的“南”的意蕴耐人寻味，尤为值得称赞的是其叙述视角的把握。从一个调皮少年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充满了童趣和烂漫。这位成

年作家将游走在刀锋边缘的孩子交织着生命力的童年情态与特定的时代的苦难构成张力，使这篇小说产生了超越时代的艺术感染力。

人们从寒冷的叙述里感受到大江健三郎一种难言的沉重和压抑。大江健三郎在这篇小说里既有童年的亲身感受和单纯渴望，且有将这种单纯的渴望投放到了现代成年人的背景中去。成年人读这篇小说既读到了自己熟悉的二战时期的生活，又能从中记忆起自己日渐远去的寂寞的童年。小男孩在牺牲自己和维护真实的艰难取舍中，让人体味到了感动之外的深刻内涵。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透过一双孩子的眼睛看世态，体察人情，以“一个乐观主义的悲观者和一个悲观主义的乐观者”的态度，尽情表达了自己“拉伯雷式的笑和赫拉克利特式的哭”。

大江健三郎的长篇随笔《冲绳札记》(1969)揭发了二战中日军命令冲绳居民集体自杀的罪行，引起法律诉讼，大阪地方法院于2008年3月18日一审裁定“无表述不实之处”。大江健三郎的上述小说不禁令人想起萨特以喜剧、小说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

萨特那“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的名言，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把“选择的自由”发挥到极致。这些都引起了个性曾经完全被泯灭、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他前期的作品比他任何作品都更真实地抵达他的思想本身——他的心灵是抽搐的、疼痛的、呼喊的，这疼痛与呼喊均源自于他的灵魂的清醒和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准确地说，他是在举着一根柔韧的鞭子，对准自己的胸膛鞭挞和拷问，是对现实中强力冲突的极度神经质的及其敏感的呐喊。

(四)《广岛札记》

大江健三郎对制止毁灭人类的核战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行